DOI:10.14137/j.cnki.issn1003-5281.2010.01.008

1227～1231 年蒙金关河争夺战初探

石坚军

(内蒙古大学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30)

[摘　要] 成吉思汗在位时期，蒙古军已形成“假途捣汴”、“取道灭金”的“斡腹”灭金战略，但蒙古军在成吉思汗逝世后至拖雷假道灭金前并没有执行“假宋灭金”的遗诏，而对金朝潼关、黄河防线发动的多次正面强攻，却多以失败告终。蒙金战局陷于双方交战以来最严重的僵局，最终迫使窝阔台汗转变对金战略主攻方向或用兵路线，重新实施假道宋境迂回攻金的斡腹战略。

[关键词] 斡腹；捣背；潼关；战略；用兵路线
[中图分类号] K2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5281(2010)01－0053－05

学界对蒙金战争虽有较多研究，但对蒙古军攻金战略或用兵路线尚有商榷的余地。从 1226～1227 年蒙古军对西夏、金、南宋的用兵路线可知，至迟在 1226 年成吉思汗已正式形成假道西夏西境、南宋四川进攻金朝的战略。1227 年春，成吉思汗留下一支蒙古军围攻中兴府(今宁夏银川市)，而亲自率军渡黄河攻拔金朝西宁州(治今青海省西宁市)、积石州(治今青海省循化市)、临洮府(治今甘肃省临洮市)、洮州(治今甘肃省临潭市)、河州(治今甘肃省临夏市)、德顺州(治今甘肃省隆德市)等地[1](卷1，《太祖本纪》P. 24)。1277 年六月，成吉思汗又自六盘山率军南下进攻金朝秦州(治今甘肃省天水市)、清水(治今甘肃省清水市)等城。七月，蒙古军自凤翔攻入京兆(今陕西省西安市)，关中大震[2](卷111，《乞石烈牙吾塔传》P. 2459)。当月，成吉思汗因病重暂缓征金，并在临终前留下了假道于宋以经唐(治今河南省唐河县)、邓(治今河南省邓州市)直捣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的遗诏。成吉思汗逝世后至 1231 年期间，蒙古军并没有立即假宋灭金，而试图从正面突破金朝(潼)关(黄)河防线。蒙金围绕潼关(今陕西省潼关县东北)、小关(亦称禁坑，今陕西省潼关县东，北距旧潼关 10 里)、蓝关(亦称峣关、蓝田关，今陕西省商州市西北)、旧卫州(治今河南省卫辉市)等地展开了激烈争夺，但多以蒙古军失败告终，蒙金战争遂在关陕、河北陷入僵局。史籍对这一时期蒙金战况记载有较多晦涩不明或疏漏失误，下面按时间顺序探讨这一时期蒙金关河争夺战，以深入了解蒙古军 1231 年实施假道宋境迂回攻金“斡腹”战略的必要性与正确性。

一、1227～1229 年：游骑窥关陕

1227 年七月，蒙古军自凤翔攻入京兆境内后，十二月，一支蒙古军便“突入商州(治今陕西省商州市——笔者注)，残朱阳(今河南省灵宝西南 70 里朱阳镇——笔者注)、卢氏(治今河南省卢氏——笔者注)，(移剌)蒲阿逆战至灵宝(治今河南省灵宝东北 38 里老城——笔者注)东，遇游骑十余，获一人，余即退”[2](卷112，《移剌蒲阿传》P. 2470)。据蒙古军攻下商州东进至朱阳、卢氏、灵宝之事可知，蒙古军当是绕过潼关而自京兆经蓝田(治今陕西省蓝田市)、蓝关东进至商州，此为史籍间接记载蒙

[基金项目] 内蒙古大学高层次引进人才科研基金项目。
[收稿日期] 2009－09－20
[作者简介] 石坚军，男，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古军首次进攻蓝关之战。1216 年和 1217 年潼关两度被蒙古军攻破后，金朝逐渐构筑了一套非常严密的关河防御体系，从而“阻长淮，拒大河，扼潼关以自固”[2]（卷102，《完颜弼传》P. 2254）。1221～1222 年蒙古军将领木华黎率军大举进攻陕西时，金将“卢鼓椎”纥石烈牙吾塔曾大败蒙军于潼关[3]（卷146《忠肃陈观文神道碑》），此后数年蒙古军未再轻易强攻潼关。

1228 年初，金廷为防备蒙古军自潼关或蓝关东进河南，“诏（完颜仲德）关陕以南行元帅府事，以备小关及扇车回（当即倒回谷别称，今陕西省蓝田市东南 50 里——笔者注）”[2]（卷119，《完颜仲德传》P. 2605）。是年春，“大军叩关（当即《金史·完颜仲德传》之“小关”——笔者注），（完颜）仲德与前帅奥屯兀里不方酌酒更代，而哨骑突至，遂越关而东，杀守者数百，金军寻复夺之。”[4]（卷26，《义宗皇帝》P. 361）此战蒙古军将领郭德海以 500 骁骑斩关而入，杀守关金军 300，直捣风陵渡寨（今山西省芮城县西南风陵渡镇），但因后兵不至，蒙古军被迫退兵[1]（卷149，《郭德海传》P. 3522）。

蒙古军 1227 年破西夏后，随即自夏境长驱东下，关辅千里汹汹不安，赖元帅左监军杨沃衍与其部将刘兴哥率军往来邠州（治今陕西省彬县）、陇州（治今陕西省陇县）之间，金军屡战屡胜，故蒙古军一时难以东下[2]（卷123，《杨沃衍传》P. 2685）。1228 年三月，关陕地区蒙古军主力北归，留部分蒙古军围攻庆阳（治今甘肃省庆阳市）[4]（卷26，《义宗皇帝》P. 361）。金廷以蒙古军深入境内，调纥石烈牙吾塔移镇关陕，“时关中（蒙古军）游骑充斥”，“百计窥（潼）关，无从而入”[5]（卷20《通奉大夫钧州刺史行尚书省参议张君神道碑铭》）。1228 年，蒙古军不仅围攻庆阳[2]（卷111，《纥石烈牙吾塔传》P. 2459），又自庆阳“骎骎至泾州（治今陕西省泾川北——笔者注），且阻庆阳粮道”，权枢密院判官移剌蒲阿上奏金廷“陕西设两行省，本以藩衙河南，今北军之来三年于兹，行省统军马二三十万，未尝对垒，亦未尝得一折箭，何用行省”[2]（卷112，《移剌蒲阿传》P. 2470），而欲迎战蒙古军。蒙古军自庆阳南下进入宁州大昌原（今甘肃省宁县西南 30 里太昌乡附近）时，金军主动迎战，忠孝军提控完颜陈和尚以四百骑兵大败蒙古军八千大军，蒙古军被迫西退[5]（卷27《赠镇南军节度使良佐碑》）。此为蒙古军首次大昌原之败，战后金军军心大振。1229 年春，金廷以此战战功授完颜陈和尚定远大将军、平凉府判官[2]（卷17，《哀宗本纪上》P. 381；卷123，《完颜陈和尚传》P. 2681），赐耀州（治今陕省西耀县）刺史李兴玉兔鹘带、金器，升枢密院判官移剌蒲阿权枢密副使而率完颜陈和尚忠孝军一千骑兵屯驻邠州[2]（卷17，《哀宗本纪上》P. 381），以观蒙军兵势[2]（卷112，《移剌蒲阿传》P. 2471）。

1229 年春夏时，陕西蒙古军主力已北退，仅留脱或栾（当即《元史·太宗本纪》之朵忽鲁）驻庆阳以扰河朔，且欲进攻河中（治今山西省永济蒲州镇）。而其时卫州帅府与恒山公府并立，金廷虑一旦有警，节制不一，欲合二府为一，而将卫州帅府并入恒山公府，又恐二府不和，遂命权枢密院判官白华前去措置此事[2]（卷114，《白华传》P. 2505）。河中为河北重镇，背依关陕五路，南阻黄河，若被蒙古军占据，则可以直接进军陕西或河南，且黄河天险不再为金军独有。而卫州较河中更为金朝河防重镇，担负着屏蔽开封北部黄河防线的重任。加强卫州防务表明金廷对河防之重视。

成吉思汗逝世后，幼子拖雷监国两年，因汗位久悬不决而汗国政局不稳，此期间蒙古军对金朝关陕攻势大为减缓，以游骑窥关为主，辅以轻兵围攻庆阳，对陕西重镇凤翔、京兆（今陕西省长安市）则弃而不攻，战略目标主要是开辟自潼关或蓝关直接东进中原的进军路线，但战果不佳，蒙古军探路问道的军事行动或被金军击退，或被迫主动退兵。

二、1229～1231 年：重兵攻关河

1229 年八月，窝阔台即汗位后，始议彻底征服金国[1]（卷2，《太宗本纪》P. 29）。史载 1235～1236 年，南宋徐霆出使蒙古时曾闻王檝言。1227 年成吉思汗病逝后，嗣主窝阔台曾含哀云：“金国牢守潼关、黄河，卒未可破，我思量凤翔通西川，西川投南必有路可通黄河。”[6]（P. 26）可见，窝阔台亦曾有成吉思汗假道宋境迂回至金境南方以“斡腹”攻金的战略设想。然而，不知是由于成吉思汗逝世后汗国军队大部归于拖雷麾下而导致汗廷攻金战略或用兵路线出现重大分歧，还是蒙古军欲乘西定西域、南平西夏之锐气而一鼓作气灭金等其他原因，窝阔台即位后并未着手执行成吉思汗假宋灭金的遗诏，而是屡次试图从正面强攻金朝关河防线。

1229 年九月，一支蒙古军以“捣背”战略正面进攻黄河北岸的旧卫州，试图突破金朝黄河中游防线，金廷遣平章政事完颜合达率高英、樊泽诸将救援，蒙金两军连战数十日，完颜陈和尚率忠孝军再次击败蒙军[2]（卷123，《完颜陈和尚传》P. 2682）。此为窝阔台时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期蒙古军首次卫州之败。在陕西战场，1229 年秋，蒙古军将领郭德海率军“破南山八十三寨”[1](卷149，《郭德海传》P. 3522)。是年冬，一支蒙古军攻破小关[2](卷124，《蒲察琦传》P. 2703)，此后兵锋所向不详，但基本可以肯定又被金军驱逐出关。盖因 1229 年秋陕西军事形势较为缓和，金廷于是年十月遂召移剌蒲阿自邠州还朝，并命完颜陈和尚率陕西归顺马军改屯钧州（治今河南省禹县）、许州（治今河南省许昌市），以防蒙古军透漏至京城周边地区。因其时蒙古军仍驻庆阳界内，金哀宗遂诏陕西行省遣使携羊酒币帛赴庆阳向蒙古军请和，以为缓师之计。蒙军不久遣唐庆、斡骨栾等为使至陕西行省议和[2](卷111，《纥石烈牙吾塔传》P. 2459)。盖以庆阳围急或和谈失败，是年十二月，金廷诏副枢移剌蒲阿、总帅纥石烈牙吾塔、权签枢密院事完颜讹可率军救援庆阳[2](卷17，《哀宗本纪上》P. 382；卷111，《纥石烈牙吾塔传》P. 2459)。1230 年正月，蒙金两军再次在大昌原交战，蒙军大败而还，庆阳围解，金廷遂令完颜讹可屯驻邠州，移剌蒲阿、纥石烈牙吾塔还镇京兆[2](卷111，《纥石烈牙吾塔传》P. 2459；卷112，《移剌蒲阿传》P. 2471)。此为蒙古军第二次大昌原之败。是年夏，窝阔台汗以蒙古军将领朵忽鲁被金军击败（即大昌原之败），遣汗国第一勇将速不台往援[1](卷2，《太宗本纪》P. 30)。

1230 年春，蒙古军进攻京兆，金廷遣兵救援，蒙古军久攻不下便“翱翔京兆、同（治今陕西省大荔——笔者注）、华（治今陕西省华县——笔者注）之间，破南山寨栅六十余所”[2](卷114，《白华传》P. 2506)。直至 1231 年十月，京兆守臣庆山奴弃京兆还朝而令同知乾州军（治今陕西乾县）州事、保义军提控苟琪留守后不久[2](卷116，《内族承立传》P. 2551)，蒙古军始攻下京兆。此外，是年一支蒙古军曾进攻蓝关至八渡仓（地望不详）而退，金国举朝庆贺以为无事。金将术鲁脱鲁灰则上奏金廷曰：“潼关险隘，兵精足用。然商、洛（治今陕西省洛南县——笔者注）以南濒于宋境，大山重复，宋人不知守，国家亦不能逾宋境屯戍。大兵若由散关（位于今陕西沣宝鸡市西南大散岭——笔者注）入兴元（治今陕西省汉中市——笔者注），下金（治今陕西省安康市——笔者注）、房（治今湖北省房县——笔者注），绕出襄、汉，北入邓（治今河南省邓州市——笔者注）鄙，则大事去矣。宜与宋人释怨，谕以辅车之势，唇亡齿寒，彼必见从。据其险要以备，不然必败。”金廷遂将其“改授小关子元帅，屯商州大吉口”[2](卷124，《术甲脱鲁灰传》P. 2699)。引文之“小关子”当即 1231 年底拖雷麾下先锋按竺迩等部“适汉水可涉”遂“达邓西，破小关子”[7](卷10889《雍古按竺尔神道碑》)之小关子，当位于邓州之西、汉水附近商州境内。而大吉口当位于商州南部与南宋金州交界一带，蒙古军盖攻入蓝关后欲经八渡仓沿蓝武道东进。不难看出，个别金军将领针对蒙古军弃潼关转攻蓝关以图东进之事已意识到蒙古军可能假道宋境攻金，而金廷亦着手加强商州南部边界一带关隘防务。

1230 年正月，纥石烈牙吾塔、移剌蒲阿等人解庆阳之围后已志气骄满，并遣还此前所扣押的至陕西行省议和之蒙古使者斡骨栾，对其言已备好军马，可来迎战，言语甚为不逊，后斡骨栾将此事还奏窝阔台汗[2](卷111，《纥石烈牙吾塔传》P. 2459)。窝阔台汗闻后大怒，1230 年七月遂亲征金朝，并自漠北南下渡黄河进攻陕西重镇凤翔。但围攻凤翔的蒙古军先锋失利，蒙古军并未攻下凤翔。此外，1230 年八月，窝阔台汗命蒙古河朔诸军围攻武仙于旧卫州，卫州被围连月而内外不通，金廷遂于十月己未朔诏平章政事完颜合达、枢密副使移剌蒲阿率兵救卫州。完颜合达率军 10 万进援卫州，先以亲军 3000 进攻蒙古军，蒙古军稍退，翌日两军大战，蒙古军失利而诸将多北逃，卫州围解[2](卷17，《哀宗本纪上》P. 382；卷111，《完颜合达传》P. 2467)。此为蒙古军第二次卫州之败，蒙古军试图突破金朝黄河中游防线的尝试再次失败。卫州围解后，金哀宗登承天门犒军，重赏完颜合达、移剌蒲阿，并命二人同行省事于陕州阌乡（今河南省灵宝市西北文底村）以备潼关[2](卷17，《哀宗本纪上》PP. 382 ~ 383)。同时，金廷令武仙率兵移屯胡岭关（亦称胡陵关、鹘岭关，约位于陕西省山阳东南 60 里），以扼金州路[2](卷118，《武仙传》P. 2577)。鹘岭关位于商州南部与南宋金州上津县交界处，而鹘岭高峻险要，以势如鹘起而名，金廷屯兵于此显然为防备蒙古军假道宋境入其南鄙以捣开封。

1230 年蒙军在庆阳、卫州接连失利后，是年十一月，窝阔台汗“不胜其忿，亲领精锐四十余万直攻潼关，数月不克”[4](卷26，《义宗皇帝》P. 362)。几乎在围攻潼关的同时，一支蒙古军“选四万人刊石伐木，凿商於之山，斡腹入蓝关之内，为（完颜）合达所败，丧万余人及马数万匹”[4](卷26，《义宗皇帝》P. 362)。“商於”即历史上张仪诱骗楚怀王所献秦国六百里“商於之地”之“商於”，而引文中“斡腹”一词为笔者所见史籍对蒙古军这一攻金战略的最早记载。“斡腹”为南宋人对蒙古军欲假道大理进攻南宋后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方这一战略的特殊称谓，后亦被视为蒙古军自间道转至敌军背后地区迂回进攻的一种战术而被宋元时人广泛借用[8]，据此战术，避开敌军防线之背而绕至敌军防线之腹的特征，“商於”具体当指蓝关南部一带地区。1230 年十一月，蒙古军进攻潼关、蓝关之役皆败[1](卷2,《太宗本纪》P.30)。而此次蓝关之役当即“正大庚寅(1230 年)倒回谷(今陕西省蓝田县东南 50 里——笔者注)之役”[9](卷6《雷御史》)，此役可谓蒙金开战以来蒙古军最大败仗，史载金军大获全胜，“庚寅(1230 年)之冬，朔方兵(蒙古军)突入倒回谷，势甚张。平章芮公(完颜合达)逆击之，突骑退走，填压溪谷间不可胜筭，乘势席卷，则当有谢玄淝水之胜。诸将相异同，欲释勿追，奏至廷议，亦以为勿追便……后京兆、凤翔报北兵狼狈而西，马多不暇入衔，数日后知无追兵，乃聚而攻凤翔。朝廷始悔之，至今以一日纵敌为当国者之恨。”[5](卷21《希颜墓铭》)(正大)七年(1230 年)，“倒回谷之役屡捷，佥谓中兴可冀。然将臣驻兵关(当为潼关、小关、蓝关之一——笔者注)上，莫肯席胜逐北，当国者又力主投琼孤注之说。”[10](卷6《题金故翰林修撰魏公状表后》)倒回谷东通商州洛南县，蒙古军此役战略目标显然为开辟东进河南进军路线。综合相关记载，可推知此役概况如下：1230 年十一月，4 万蒙古军刊石伐木凿商於之山斡腹攻入蓝关后，进而北进至倒回谷一带。1230 年十月始奉命行省阌乡的完颜合达[2](卷17,《哀宗本纪上》P.383)，率金军前去拦截蒙古军。结果蒙古军屡败，损失万余人马而被迫西退。金人皆谓此役后中兴可望，可惜金军诸将没有乘胜追击，致使蒙古军退兵后转攻凤翔。

1230 年十一月，蒙古军攻潼关失利后，名将速不台于次年率军再次进攻潼关。1231 年正月，速不台“攻破小关，残卢氏、朱阳，散漫百余里间。潼关总帅纳合买住率夹谷移迪烈、都尉高英拒之，求救于二省。省以(完颜)陈和尚忠孝军一千，都尉夹谷泽(即樊泽)军一万往应，北军退，追至谷口而还。两省辄称大捷，以闻”[2](卷111,《完颜合达传》P.2467)。速不台破小关后向东南进至卢氏、朱阳，而没有直接东进阌乡、虢州等地，或是由于 1230 年冬完颜合达在倒回谷之役击败蒙古军后又返回阌乡行省事以重点防备潼关。阌乡驻有金朝精兵猛将，速不台破小关后绕开阌乡而向东南卢氏、朱阳进军较为合理。速不台 1231 年“从攻潼关，军失利”[1](卷121,《速不台传》P.2977)，并因此遭窝阔台汗责备。史载，“时(1231 年)金人守潼关，师东攻之，战扇车回，不克”[7](卷10889《雍古按竺尔神道碑》)，而完颜陈和尚“(正大)八年(1231 年)，有倒回谷之胜”[5](卷27《赠镇南军节度使良佐碑》)，且速不台 1231 年破小关东进至卢氏、朱阳后被完颜陈和尚与樊泽击退并“追至谷口”。因而，可以推断扇车回当即倒回谷，且 1231 年蒙古军在倒回谷一带再次失利。完颜陈和尚与夹谷泽将速不台麾下蒙古军自卢氏、朱阳驱逐至倒回谷口，则蒙古军此后当经倒回谷、蓝关而并非小关或潼关西退。

据上文窝阔台汗闻斡骨栾所奏纥石烈牙吾塔、移剌蒲阿诸将不逊之言而亲征金朝围攻凤翔、怒于 1230 年蒙古军大昌原、旧卫州之败而率重兵猛攻潼关数月两则战例可知，窝阔台汗当时一度缺乏理智急于复仇雪耻或速灭金朝，而不考虑灵活运用战略战术，尤其是成吉思汗时期已形成的“斡腹”战略。1229～1231 年，蒙古军对金军关河防线接连发动正面强攻，由于蒙古军战略主攻方向或进军路线失误，而关河防线易守难攻，且金军当时又不乏精兵猛将敢于主动同蒙古军进行野战，故蒙古军在大昌原、倒回谷、潼关、蓝关、凤翔、京兆、旧卫州等地屡次失利惨败，蒙金战局陷于蒙金交战以来最严重的僵局，即使大汗窝阔台亲征、名将速不台参战亦难挽败局。蒙古军虽数次惨败，但金军并未对蒙古军退兵予以追歼，且金军接连获胜后已渐有轻敌之心，并投琼孤注以据关守河。金军关河防线一大缺点是防务上重西轻东、重北轻南，金人杜时昇针对蒙古军正大年间(1224～1231 年)屡攻潼关不克而金廷上下皆贺之事曾言“大兵皆在秦、巩(治今甘肃省陇西市——笔者注)间，若假道于宋，出襄、汉入宛(治今河南省南阳市——笔者注)、叶(治今河南省叶县南 28 里旧县——笔者注)，铁骑长驱势如风雨，无高山大川为之阻，土崩之势也”[2](卷127,《杜时昇传》P.2750)，已意识到投琼孤注之说存在缺陷。元人郝经亦曾批评金人“小关幸胜未足多，举朝刻日期中兴”[11](卷11《三峰山行》)、“谁知自报小关捷，总倚潼关为守阨”[11](卷11《郭蝦蟇》)，以致 1232 年“峣关(即蓝关)透漏斡腹出，大河绝流两军接”[11](卷11《合答平章》)，为 1232 年正月金军三峰山之败埋下了隐患。

三、余论

在 1231 年正月速不台东攻潼关的同时，一支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蒙古军再次围攻凤翔[2](卷17,《哀宗本纪上》P.383),二月,蒙古军攻克凤翔[1](卷2,《太宗本纪》P.31)。四月,陕西两行省以蒙古军破凤翔放弃京兆而令庆山奴留守[2](卷17,《哀宗本纪上》P.383)。凤翔为关陇门户,与京兆并为陕西重镇,蒙古军破凤翔、金军精锐弃京兆东调后,为蒙古军假蜀攻金免除了后顾之忧。至此,蒙古对金战局开始好转,蒙古军对金关河防线正面强攻作战亦基本结束。其时蒙古军虽攻下凤翔,窝阔台汗已意识到金军关河防线难以遽破,面对接二连三打败仗的教训,不得不考虑改变蒙古军攻金战略,以舍坚攻暇,于是成吉思汗时期已形成的假道宋境迂回攻金的斡腹战略被重新提上议程。

1231年五月,窝阔台汗在官山(今内蒙古卓资县北)九十九泉大会上,正式议定兵分三路攻金[12](PP.80~81),"太宗以中军自碗子城(今山西省晋城市南90里碗城村——笔者注)南下,渡河,由洛阳进;斡陈那颜以左军由济南进;而拖雷总右军自凤翔渡渭水,过宝鸡,入小潼关,涉宋人之境,沿汉水而下。期以明年春,俱会于汴"[1](卷115,《睿宗传》P.2886)。其中,窝阔台中军进攻河中,战略可谓"拊背"或"捣背";斡陈那颜左翼军进攻邳州(治今江苏省睢宁县西北古邳镇),战略可谓"捣胁"或"抵胁";拖雷右翼军进攻邓州,担负着吸引金军主力南调决战以配合窝阔台、斡陈那颜突破关河防线的重任,战略可谓"斡腹"。元人称拖雷"由金、房绕出潼关之背以攻汴"这一"斡腹之举"[11](卷32《东师议》)为"假道破金"[13](卷4)或"取道灭金"[14](卷16《兴元行省瓜尔佳公神道碑》),可知拖雷一军为灭金的最关键之师,因而蒙古灭金战略可一言以蔽之,即斡腹。随着1231年蒙古军斡腹攻金战略的正式确定及成功付诸实施,金朝灭亡已为时不远了。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基于蒙古铁骑赫赫武功与蒙古汗国辽阔版图的13世纪——"蒙古世纪"或"鞑靼世纪"——可谓与斡腹密切相关,西夏、金源、吐蕃、大理、罗鬼、安南、自杞、罗殿等地均因此战略而或亡或降于蒙古。南宋蜀人吴昌裔在蒙古军首次攻入南宋四川的1227年,便已风闻蒙古军"欲借路云南,图我(南宋)南鄙"的"斡腹之谋"[15](卷339《论湖北蜀西具备疏》),此战略的出台说明,蒙古军不仅在沙场上骁勇善战,在战略上亦足智多谋。斡腹本身作为一种战略实际上最初是在成吉思汗时期制定的假道西夏东境攻金。随着蒙金战局的变化,蒙古军假道灭金的斡腹战略,所斡之地(即假道对象)或用兵路线有一个从西夏东境、西夏西境到南宋,而由近及远、自夏至宋的转移过程。蒙古军在假道西夏、南宋灭金的战略基础上,始形成了假道大理进攻南宋后方的"斡腹之谋",即假道灭宋的斡腹战略。斡腹可谓蒙古前四汗时期征服西夏、金朝、南宋的总体战略,此战略有一个假道西夏灭金、假道西夏和南宋灭金、假道大理灭宋、假道大理和安南灭宋的发展过程[16]。

蒙哥汗1259年灭宋战略与窝阔台汗1231年灭金战略可谓一脉相承。蒙古军1231~1232年假道灭金的斡腹战略大获全胜,1259~1260年假道灭宋的斡腹战略却因忽必烈撤兵北归自立为汗彻底失败。窝阔台即位后虽因未详原由一度弃用斡腹战略而改用捣背战略攻金,导致蒙金战局僵持、蒙古灭金时间推迟,但随后重新采用斡腹战略而最终速亡金朝。忽必烈即位后却因受汉族文人武将之影响永久放弃了前四汗时期斡腹战略而一直改用捣背战略攻宋,试图自襄樊正面突破南宋北部防线,从而导致蒙宋战争长期陷于僵局、蒙古灭宋时间被大大推迟。前人尚未注意到蒙古前四汗时期灭宋战略与灭金战略的惊人一致,及窝阔台、忽必烈即位后各自在对金、对宋进攻战略或用兵路线上所犯的同样错误。通过对蒙金关河争夺战、蒙军对外战略主攻方向或用兵路线的研究可知,在汗位交替前后,汗位所在者与继承者的战略眼光、军事才能、个人意志,对汗国的外战略方针、征服他国战争进程及武功霸业的盛衰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宋濂. 元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6.
[2] 脱脱. 金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3] 刘克庄. 后村先生大全文集[M]. 四部丛刊初编本.
[4] 宇文懋昭. 大金国志校证[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5] 元好问. 遗山集[M]. 四部丛刊初编本.
[6] 王国维. 王国维遗书(第13册)·黑鞑事略笺证[M]. 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
[7] 永乐大典[Z]. 北京:中华书局,1986.
[8] 石坚军. "斡腹"考述[J]. 内蒙古大学学报,2008,(5).
[9] 元好问. 中州集[M]. 四部丛刊初编本.
[10] 王逢. 梧溪集[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 郝经. 陵川集[M]. 北京: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
[12] 王国维. 王国维遗书(第13册)·圣武亲征录校注[M]. 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
[13] 程矩夫. 雪楼集[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 姚燧. 牧庵集[M]. 四部丛刊初编本.
[15] 黄淮,杨士奇. 历代名臣奏议[Z].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6] 石坚军. 蒙古"斡腹之谋"与南宋西南边防[D]. 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责任编辑　何天明)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